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一三回 韓毓英力戰四猛將 笑面虎活捉賽雲飛

話說哈克達因何仗意西門不得失守？只因他有一女，名叫賽雲飛，有飛牆走壁之能，輕勁的功夫極好，善使雙刀，還有一宗暗器，名叫飛抓，百步之外，無論極大本領之人，只要被他抓著，就連皮帶肉不得脫身。哈克達自奉掌管西門之詔，自知腕上受傷，兼之還要四門接應，怎樣辦理是好？只得跑到帳後，同賽雲飛商議。賽雲飛道：「爹爹不必憂慮，待女兒去守西門。我想如敵人繞道來破西門，看來絕無堂堂正正之師，必係偷竊手段。我的守法，既不用多兵，且不須燈火守城，反在黑處察其動靜，最為的確。」看官，據此看來，這賽雲飛不但本領高強，即見識亦頗不弱，楊魁所用之計，可算被他猜著一半了。就此賽雲飛便帶了雙刀，伏在西門暗處，偷看城外動靜。不上多時，見遠遠來了無數的兵卒，雖然無甚聲息，卻映著初上的月色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但見一眾兵卒，離城有一箭之路，均已停步不動。內中跑出一人，手拿著錘，短衣裹紮，一箭步就過了城河，知道來者必是一名好手。心中想道：我且莫驚動他，單看他怎樣上城，我便怎樣辦理。不過就這兩句話心裡一想的功夫，見那人一躍已上了城樓，一個倒掛勢子，往下探看。賽雲飛道：「打人不如先下手。」取了飛抓，就認準楊魁後心，用力拋去。楊魁覺得後面刀風似的飛來，曉得是件暗器，忙用錘向後一掃，正巧這一抓抓住了楊魁的八角錘的下截柄子。楊魁也不肯鬆錘，賽雲飛也不肯鬆抓，兩邊用力硬拖。楊魁搭眼一看，是位少年女子，站在城牆上面。楊魁心生一計，故意還同他用力拖著，忽然飛步從城樓上往下一跳，這一股墜勁，已把賽雲飛從城上帶到城腳下了。所以第一起西門守兵去報哈克達「大事不好」，就是為的此事。但這賽雲飛本領真個不弱，雖從城牆上墜下，他便毫無驚怕，還是用力來拖飛抓，楊魁還是用力拖錘。賽雲飛見兩下拖到末了，終難取勝，遂左手將腰間別的雙刀抽出一把，直向楊魁砍來，楊魁也向腰間抽出劉香妙丟下的那把寶劍，一上一下的，兩人皆用一隻手殺個不了，真是一個半斤，一個八兩。可惜二人夜分，在城腳下暗處廝殺；要是青天白日殺了，大家看看，倒也□□有趣。且說趙公勝、李龍帶了全營兵車，暗暗到了西門，傳了一個暗號，東三個，西五個，皆就近分散。剩了二三□□同在城壕對岸的落荒處，看見楊魁躡過城河，上了城樓，專待他開了城門，便砍下吊橋，一擁而進。趙公勝、李龍這四隻眼睛就注視城上，看那楊魁的消息。那知楊魁忽然從城上飛下，跟後似乎一女子的樣子，也從城上落下。隱隱見城腳下一男一女，又不像打仗，又不像打架，你一扯。我一抽，好生有趣。趙公勝正在呆望，不解何故，要想上前幫助，又為城壕所阻；要先行砍下吊橋，又恐怕驚動城上，反轉誤事。正在揣度之際，忽見又一黑影子，也像女子裝束，上了城樓。轉瞬之間，忽聽城門咯吱一響，一女子躡出城外，大喊道：「湖西營大兵在那裡，快快進城，在下韓毓英已將城門開了。」趙公勝忙打了一個暗號，大眾兵丁，走到吊橋，將鐵鏈砍斷，通的一聲，同那吶喊之聲，如天崩地裂一般，一個個搶過吊橋，進了城門，亮起燈球、篋籠。但見那女子手拿鑷刀，連躍帶跳，由東街轉身向北，逢人便殺。

此時楊魁見西門已破，聽得真切，知係韓毓英暗中幫助，要想進城，又被賽雲飛纏住，不得分身；要想丟了錘就走，又捨不得這樣兵器，心中□□分著急。那賽雲飛更加奇怪，雖聽見城破，他還是死命的不肯丟那飛抓。楊魁真個性急了，舉起劍，反從那飛抓索上一砍，可喜抓索一斷，賽雲飛一鬆，就跌了一跤，楊魁捨了賽雲飛，搶步進城。看官，你道這飛抓索子，果被兵器一砍就斷，這飛抓到底是樣無用物件了。何則？凡被抓的，莫不手中皆有兵器，假使一砍就斷，何能擒得著人？須知這賽雲飛的飛抓，本是五金煉就，無論再利快的兵器，總砍不斷他。但是楊魁得的劉香妙的這把劍，名叫酸磨毒煉劍，五金最怕酸氣，所以才能將抓索砍斷了的。

閒話休提。楊魁進了西門，但見李龍帶了數□名兵丁，守住城門。楊魁問道：「趙將軍在那裡？」李龍道：「向東去了。」楊魁直往東走，一直走到城門，並無一兵一卒，復轉身向南，走到南門，也無一兵一卒，好生詫異；復行從南大街直向北走，路上也無一兵一卒，直至城口，但見北門大開，王虎手執赤鋼刀，也帶著數□名兵守住城門。楊魁問道：「趙將軍在那裡？」王虎道：「適才敵人開了城門，一眾兵將出城逃走，我便進城。趙將軍同一女子追出城外，但吩咐我不要追趕，就此看守城門。他二人飛步追賊，一直向北去了。」看官，你道這城裡四門守將，除賽雲飛落在城外、周茂已死不計外，那哈克達、胡成、王德、朱猛，因何得會合一處，皆從北門逃走呢？其中有個原故。上回書中不是說到哈克達轉身下城，遇見一位女將飛奔前來，丟下來的嗎？此時哈克達所遇的，就是韓毓英。他燈下看不清楚，疑惑是自家女兒賽雲飛。見那女將就近便招呼道：「我兒何往，西門是真個破了嗎？」韓毓英劈面就是一刀，罵聲：「老賊，誰是你的女兒！」哈克達反轉有點恐慌，忙用手中鋼叉相迎，一來一往，鬥了七八回合。那哈克達一則因腕上負痛，二則平日用慣棒的，今日用叉，總覺不大順手。三則為將之人，大半但有馬上功夫，此時是個步戰，兼之韓毓英身體輕便，或上或下，真個殺了一身大汗，那是韓毓英的對手？正在危急，忽見朱猛拿了一桿槍從城上奔下，卻來助戰。二人雙戰韓毓英，你一槍，他一叉，恨不得把個韓毓英頓時戳死。那韓毓英可也乖巧，並不回手。這邊叉來，他便向那邊一跳；那邊槍來，他又向這邊一躍。二人不是打仗，就同四方亭捉猴子差不多，把個哈克達、朱猛直躁得汗如雨下。韓毓英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這些無用的囚徒，自己又不酌量酌量，這樣本領還想造反？我姑娘不過一位女子，可憐你們兩個戰一個，還是拼死拼命的，都不中用，可不把人笑死！」二個被他說得又羞又憤，正然無法可制，忽見胡成、王德帶了一眾兵丁蜂擁而至。胡成舉起李公拐、王德揮動春秋刀，跳近圈來，四人站了四面，把個韓毓英圍在中間。

看官，你道胡成、王德，因何忽來會戰？只因他二人一在南門，一在東門，正然緊守城池。忽聽探兵報道，說西門已破，二人便問道：「四門接應哈將軍現在何處？」探兵回說道：「聞得現在北門同一女將打仗呢！」二人想道：西門既破，諒旁門也難保守，不如同哈克達會在一處，再作計較。所以不約而同，二人皆帶了手下兵卒，來至此門。果見哈克達、朱猛雙戰韓毓英，二人達揮動兵器殺人；加之街道之中，任憑都城寬大，四門之兵，除西門逃去的不算，尚有二千餘兵，真個圍得鐵桶相似。韓毓英此時力敵四將，飛來跳去，他仍毫不懼怯，而且韓毓英還一層仗意之處，實在勢頭不對，他一飛步上屋，也不怕逃走不得。所以也不問什麼叫做寡不敵眾，憑著一身的本領，殺了個不了不休。

看官，試問此時還有個趙公勝，進城之後，究竟何處去了？說來話長呢。趙公勝自從進城之後，曉得楊魁必要撤了那女子進西門，因關照李龍守著西門，等待楊魁，他便在韓毓英後面趕來，心中暗道：怪道寇頓在駕前極稱韓毓英的韜略，觀他這番舉動，也就見出大概。又想道：他既轉身向北，我何不帶兵轉身向南，分頭去殺這些奸賊？豈知他到得南門，胡成已把兵帶到北門，會合哈克達去了；復由南門轉到東門，也不見王德的一兵一將，所以耽擱許久，這才轉到北門。遙見一段街市，兵卒塞滿，如螞蟻一般，但聽個個吶喊，說：「捉女將呀！捉女將呀！」趙公勝知道韓毓英在那裡動手，便把手中竹節鞭一指，催動士卒直從敵圍裡殺人，如砍瓜切菜一樣，還有擠倒了的，踏死了的，一派喊聲震地。此時哈克達、王德、胡成、朱猛四人，正同韓毓英殺住一堆，忽聽南面哭聲連天，人眾奔走。胡成剛要撤了韓毓英轉身查點，豈知才一掉頭，後面趙公勝已到，肩上已吃了一鞭，大叫一聲，幾乎栽倒。哈克達見勢不妙，吼了一聲，跳出圈外，抽出佩劍，奔到城門邊，就把鎖鑰砍開，一手拖開半扇城門，往外逃走。後面朱猛、王德、胡成帶了二千餘兵，如潮水一般，直往外擠。王虎在城外，不知底細，忽見城門開放，正欲上前搶城，只見裡面人山人海，蜂擁而出，辨不出是兵是將，只得提了赤銅刀，反轉把兵卒壓在身後。他勒住馬站在城門西邊，順手的來一個殺一個，候至敵兵過完，這才進城。迎頭遇見趙公勝同一女將，趙公勝對王虎道：「你就在此守城罷，我追賊去了。」

那知出了城，但見殘兵敗卒、道路擠塞，卻不見哈克達等四人。趙公勝向韓毓英喊道：「韓小姐，這些賊人，大約他曉得我們營在西邊，必不得向西逃走，想情不是向東，便是向北。小姐請向東趕去，本帥向北趕去，我從北彎向東，小姐由東彎向北，再行會合是了。」韓毓英說了一聲「遵命」，一箭步向東轉去。趙公勝便直趕向北，手下兵丁，卻只知跟著主帥，那韓毓英卻是一人向東。趙公勝向北趕了一段，見無蹤跡，轉身便由東抄回。走了不到半里路，忽聽得殺聲震地，也無燈火，就借著點不明不暗的月

光，遠見一叢人，在那裡廝殺哩。趙公勝不問皂白，揮動手中鋼鞭，翻身殺人，見朱猛、王德、胡成、哈克達四般兵器，將韓毓英盤住，還有一員女將，躡進躡出，覺得此時韓毓英，也有點招架不住了。趙公勝一見，也不招呼，便狠命的照定哈克達腦袋就是一鞭，哈克達一聲大叫，登時栽倒。那女將見傷了哈克達，說聲：「膽大的狗才，敢傷吾父！」說著，便撇了韓毓英，掄起雙刀，來戰趙公勝。

看官，你道這女將是誰？卻就是賽雲飛。自從楊魁割斷抓索，帶走飛抓，楊魁進了北門，他就飛身上城，由城牆上向北門前進。走至北門，躡到店房上面，見父親同胡成、朱猛、王德圍住那女子廝殺，就想躡下幫同動手。轉念一想：這女子既能偷開西城，必有夜行功夫，諒四人戰他一個，足有餘裕；他如敗逃，四面兵卒，如同鐵桶，諒情必從屋上逃走，我何不在此等他，出其意外，便好擒獲。主意已定，便兩手按住雙刀，定眼朝下面觀看。豈知趙公勝忽然殺人，胡成著了一鞭，哈克達縱身開城出城逃走。他便躡身上了城樓，又見父親等人折身向東，他也躡到東城腳，跳過壕河，追上哈克達，會在一處。正然商議轉身再來搶城，忽見韓毓英一人追到，大眾便團團將韓毓英圍住，又殺起來。韓毓英正在危急，卻喜趙公勝尋著，便把哈克達一鞭結果了性命。

賽雲飛見趙公勝傷了他的父親，就撇了韓毓英，負命來戰趙公勝。恰好韓毓英手下讓了個空，右手順勢一刀，就把朱猛連肩帶膀的削了一片，只聽「呀」的一聲，登時攢倒。王德見勢不順，虛晃一刀，撥轉腿向南逃走。韓毓英也不追趕，起手對他後面就是一袖箭。很巧這枝箭發得真准，直從後心鑽進，前心鑽出。韓毓英遠遠見王德倒下，也不暇去查點死活，惡狠狠持著刀，又向胡成劈來。可笑這個胡成在城內已吃了趙公勝一鞭，同大眾來圍韓毓英，不過勉強做個勢兒，其實半邊身子，已動轉不得，眼見得王德、朱猛，生龍活虎的還死在這女子的手裡，還敢進前招架嗎？要想逃走，前面王德是個榜樣，心中暗道：我今只有一著了。見得韓毓英一刀劈來，他連忙躲過，就勢的往下一跪，說聲：「小姐饒命，在下同趙將軍皆是同營，不過誤被叛黨所陷。還求小姐高抬貴手，在下情願仍事舊主，將功贖罪了。」說著，便磕頭如搗蒜的一般。韓小姐見他這樣情形，好生發笑，便對左右兵卒說道：「把他捆了罷。」只見來了三四名小兵，將胡成四爪縛蹄，捆了結實，仍將他的李公拐，朝他腿上一別，真正就同鐵拐李打醉八仙樣的。

這邊兵卒來捆胡成，那邊韓毓英見趙公勝一枝鞭正同賽雲飛的雙刀殺了一個對手。他便舞動繡彎刀，高喊道：「趙將軍稍歇歇罷，候我來擒這賤婢。」說著一刀便向賽雲飛劈來，賽雲飛見勢不對，一躡身便上了南面屋上。韓毓英道：「賤婢往那裡走！」也把雙腳一踮，騰身而上。兩人就在屋上追來追去，卻不見瓦上絲毫聲息，趙公勝提了鞭，都看呆了。正然見賽雲飛在屋上兜了幾個圈子，韓毓英抱住人家的一堵風火牆兩面來要捉，那賽雲飛見東面有家樓房，他又將身一躡，上了樓房，趙公勝把打仗的說頭都忘掉了，就同看把戲一樣，不由的喝了一聲彩。搭眼見韓小姐一縱，也上樓房，那知賽雲飛已被一人兜腰抱住，由樓房東角上滾到平房屋上，復由平房滾到下面。不知來捉賽雲飛者究係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